

我所知的

五不將軍桂永清

● 楊元忠（前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、海軍總部副參謀長、海軍元老）

海軍前輩細說從頭

我是已退役多年的海軍軍官。因此前幾天就有朋友告訴我，中外雜誌第四〇二期，登了一篇有關桂永清的文字。我就買了一本來看。原來是謝桂光君寫的「五不將軍桂永清」。謝君在該文的前頭說他是海軍人，但是我越看下去，越發現他的敘述越多很不正確。看到後來纔知道謝君不是海軍正規軍官，而是海軍機械學校畢業的技術軍官，所以對海軍的各種措施，知道得很有限，纔會寫出那麼多的錯誤。這還不要緊，他對陸軍出身的桂永清的作為，特別加以超越事實的宣揚，而對桂永清所犯的一些很重大的錯誤，卻一字不提。使我這個幹了一輩子海軍的「前輩」，非常替海軍抱不平。乃把我對謝文的錯誤及偏見，擇要寫出來，以供讀者參照。

寫到這裏，我恐怕讀者可能認為桂永清是陸軍將軍，忽然到海軍來領導海軍，筆者心中不服。因此藉謝文來找他的麻煩。我特此聲明，我並沒有此成見。本文所提出的事項，都是事實。而且我一向對陸軍的周至柔將軍，領導空軍多年，他的智慧很高，工作原則很正確，而且善於運用空軍的人材，乃把空軍建設得很好。我對周至柔將軍，一向都很欽佩。此外，陳誠在桂永清之前，領導海軍將近一年，我對他並沒有甚麼不良的觀念。桂永清如果能像周至柔或陳誠那樣領導海軍，我相信我就不会寫這篇文章了。

我是一九〇八年出生。一九三二年從海軍官校畢業。一九四一年年底，因日本轟炸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，美、日兩國宣戰

。我乃於一九四二年初，被政府派去駐美大使館創設海軍武官處，一直工作到抗戰勝利。政府指派當時的軍政部長陳誠去整頓海軍。他乃從海軍中挑選上校一員，中校四員，做他的助手。我是這四員中校中的一員，於一九四五年底返國。這五人當即都晉了一級，成為少將及上校。我在海軍工作到一九六七年方退役。我相信我對中美兩國海軍的瞭解，一定比謝桂光知道得徹底些。

海軍官校教育背景

在我討論謝文之前，我知道社會上一般人，因為海軍的活動都在海上，所以對海軍的主體「海軍正規軍官」的教育，知道得不多，乃特別先對此作一簡要說明。

海軍艦艇的活動都在海洋上。有時海面看來雖然十分平靜，水底下卻佈滿了礁石。艦艇一擱上，情況就很嚴重。此外，海水亦有潮流，每每無聲無息地把艦推離航線。還有，風的吹動，亦會把艦吹離航線。因此軍艦航行時，與陸上部隊行動不同，時時要設法觀測固定的目標，來標定軍艦的正確位置。如果航行較遠，沒有地面目標可用，就須觀測太陽等天體來計算軍艦的位置。因此海軍官校的學生，需要學點天文及高等數學、解析幾何及微積分之外，還要學球面三角，英文亦是海軍官校學生的主要課程之一。因為艦上用的天文圖表及海圖，幾乎都是英文的。軍艦到外國，或外國軍艦到我國的活動，國際慣例都用英文之故。

我國的海軍官校，最初是請英國的海軍派人來協助開辦的。學制是招考初中一、二年級學生入學，七年方能畢業。後來有些海軍官校，則採美國及日本的海軍學制，招考高中畢業生入學，四年就可畢業。海校的學生，校定的課程全都要修，每星期上課約三十二小時，相當吃力。

桂永清犯的大錯誤

桂永清負責領導海軍六年，做了許多不近情理的事項。舉例來說，他剛從陳誠手中接管海軍，為要樹立他的威權，就找個機會，把陳誠所重用那四位上校中的一位，負責艦艇訓練的海軍訓練團主任林祥光關起來。沒有多久，又把那四位上校中的另一員魏濟民關起來。當時魏濟民是海軍官校的校長。這裡的所謂「關」，不是關監獄，而是關在桂所指定的處所，派衛兵看管，不許他自由行動。林祥光被關了一年，魏濟民被關了三年多。後來都因找不出他們的罪名，方將他們釋放，但桂並沒有再給他們相當的工作。

讀者覺得桂永清這樣處理海軍的高級軍官，是否得當？

林祥光、魏濟民兩位雖然在桂的手中吃了相當大的苦頭，但對整個海軍來說，其損害還不算太大。桂還做了對整個海軍來說，大得很多的損害，為省篇幅，我祇提出「伏波艦沉沒」一案來表示。

伏波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時，英國海軍最先贈給我國海軍的一艘約一千噸重的巡防艦。抗戰勝利後不久，我們的海軍官兵，就從英國把它開回上海。

那時桂永清方從陳誠手中把海軍接到手，很想把他的人插入海軍部隊，就把伏波艦的艦長調開，派一位與他關係密切的海軍軍官去擔任艦長。此人的海上勤務經歷並不高，他與艦上的主要官員又處得不好，桂永清就把這些官員亦調走。海軍總部的參謀長周憲章少將，認為這樣大的調動很不妥，桂不同意。他說，他在陸軍調換一個團長，還不是就這樣調動，那裏有甚麼問題。周憲章祇好不再說了。

過了不久，伏波艦負了任務，要開去台灣。出海之時，已是夜間，還是向東航行。另有一艘商船，從南方北駛，照海上慣例，伏波艦應該讓路，但該艦可能是紀律不好，沒有值更的軍官領航，就沒有對該商船讓路，而被該商船攔腰撞沉。艦上官兵約一百人，除了一位輪機員，值完更後，覺得很熱，就走上艙面乘涼，他的游泳技術很好，乃被該商船救起，其他官兵全部死亡。

當時如果沒有被救起的那位輪機員，那商船就不曉得碰沉了一條甚麼船，而海軍亦就不曉得伏波艦開到那裏去了。我在海軍四十年，除了伏波艦之外，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樣嚴重的海難。查來查去，其責任就落到桂永清身上。但是他有隻手遮天的本領，他不開口，誰敢說他負伏波艦沉沒的責任呢！從這一項，就可推測到桂永清在海軍搞了些甚麼功過了。

幾點質疑有待澄清

此後本文就要檢討謝桂光文的偏見及錯誤！

「桂永清自英率艦返國」

此題是從謝文七十一頁「整建海軍統一號令」中摘出。其中「率艦」的艦，是指「重慶」及「靈甫」兩艦。事實上這兩艦是巡洋艦重慶號的艦長鄧兆祥上校率領回國的。桂永清一直在陸軍服務，對海上航行完全不懂，這都不說。兩艦從英國回上海，航行需一個月左右。桂永清當時是負有重要職務的將官，那能花個把月的時間，去幹他完全不懂的工作呢？

兩艦於一九四八年夏抵達還是屬英國的香港，那時我是海軍的第四軍區司令，管轄廣東全省及海南島的海域。海軍總部則

尚在南京，桂乃讓我去香港，與英國海軍洽商兩艦最後的補給問題，並向英方表示謝意。

謝文誤說「桂永清率艦」，我想這可能是他宣揚桂永清的手段之一而已。

「英國：乃以重慶號及：靈甫號無償贈與我國」

此題是從謝文第七十一頁中央欄首段摘出。事實上靈甫號驅逐艦是英海軍借給我國海軍的，雙方規定，如英國需要該艦，則於通知我國之後三個月內，我國即須將該艦交還英國。

謝君把靈甫艦的身分弄錯，本來是小事，但是就因為靈甫艦的身分特殊，乃引起中英兩國的海軍發生爭執。桂永清在這場爭執中，幾乎丟了中國海軍的臉。我將此案概略地寫出，來顯明他損害海軍的另一例子。

靈甫艦於一九四九年春，因事去香港加添燃料，被英海軍就地扣留，脅迫我方交艦，我覺得這樣的交艦，事實上等於被繳械，當然不同意，要英方讓該艦自行駛回廣州，然後擇日交還。英方亦不同意，這樣雙方往返交涉，費時半個多月，都沒有結果。英國海軍的遠東艦隊總司令白林德上將，乃坐軍機去上海，到桂永清所駐的峨嵋艦上，向他要求將靈甫艦就地交還英方。此案在廣東進行交涉期間，我都將我的處理原則，報告桂永清，他都認同，但白林德上將當面向他要求的時候，他即叫隨員照英方的要求，寫了給我的書面命令，交給白林德帶回香港，派專員帶去廣州，當面給我。我當時又氣又急，但不能不接受桂永清給我的命令。忽然間靈機一動，就想出個搪塞的辦法，把當前的僵局擋住，然後再設法進行桂永清的命令。

想不到這一搪，英方認為桂永清不是海軍出身，故而不能不重視我的意見，乃決定此案還是以我為商談的對象。白林德上將乃打電話給英國駐廣州的領事，代他請我次日到香港他的旗艦上午餐，我覺得吃這頓頗有「鴻門宴」味道的飯，亦許對靈甫案可有轉機，乃接受此邀請，準時去香港，登上泊在港中的白林德上將的旗艦，一萬噸的重巡洋艦，白林德上將很客氣地在梯口附近相迎。吃完午飯，他就請我去他的客廳坐談。他那邊除了他，還有他的參謀長，及香港英海軍基地司令，一共三人。我這邊祇有我一人，少將。會談中，我對白林德所提的意見，很客氣地加以辯駁。我所提的意見，他們則找不出辯駁的充分理由，最後他接受我稍微讓步的辦法：於雙方同意的時日，讓靈甫艦駛回虎門，由我上艦，開至香港交艦。虎門距香港約七十哩，距廣州約廿五哩，是我國內海的區域。靈甫艦開到虎門，就等於回到我們手中了。

此案自發生到結束，我知道我方有很堅強的立場。我雖然祇是個少將，藉著有靈活的思維，及充分的勇氣，就把英方的上將說服。桂永清呢？平時威風十足，但一碰到外國對手，就一點勇氣都沒有了，唯對方的要求是從。不是我插手，勢必丟了海軍的臉，讀者讀了這篇報導，對桂永清印象如何，不必我來推測了。

我對靈甫案，為求不佔太多篇幅，就寫得很簡略。讀者如要瞭解其詳，可參閱我於十多年前所寫：〈靈甫艦風波的回憶與

體驗」一文。

「他（桂永清）接收上海海軍學校之後，成立海軍軍官學校」

謝文此說，取自七十二頁中間欄右端，並說明此舉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初。實際上完全不是這回事。是我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去上海接收汪政權的海軍學校，六月籌備就緒，乃報告海軍總部成立海軍軍官學校。桂永清是九月方到海軍任中將副總司令，與接收及成立海軍官校毫無關係。謝文如此毫無根據的說法，可能是他為桂永清宣揚的另一種手段。

「他（桂永清）創辦海軍機械學校」

此文錄自謝文七十二頁第三欄後段。海軍機械學校倒是在桂永清手中創辦的。事實上，我於一九四七年任海總部第五署署長時，所轄的教育處處長胡敬端中校，就向我提議要成立海軍機械學校。他說空軍已經成立機械學校好幾年了，海軍亦應照辦，我沒有同意。我的意見有二：（一）空軍官校的畢業生，其數理及英文程度不夠高，不能進修機械課程。海軍官校的畢業生，沒有此一困難。（二）海軍需要機械軍官的數量甚少，不必成立專校來培植。美國海軍比我國海軍大了不止一、二十倍，他們並沒有設立機械學校，而是視需要派幾位中少尉級軍官去麻省理工學院（MIT）選修就夠了。我們亦可照辦。即使派幾個軍官去美國進修，亦比辦一個學校省事而效率高。美國海軍，不但機械人材如此，連軍艦亦多數由民間造船廠承造。所以我不同意設立機械學校。

我擔任海軍總部的第五署署長約一年，因宋子文接任「廣州綏靖公署」主任，就向海軍要求派我去擔任海軍第四軍區司令。我辭不了，祇好於一九四七年初離開第五署，去廣州就職。胡敬端處長這時就向桂永清提出設立機械學校之議。桂永清搞不清楚，立即照辦。辦了幾年之後，因畢業人材沒法安插工作，乃停辦了。

「任海軍總司令八年」

此文錄自謝文第七十四頁第一欄。照我所知，桂永清於一九四六年秋入主海軍，一九五二年被調任參軍長，其間僅約六年。他由海軍總司令被調任參軍長職，主要原因，是他與蔣經國不睦。

蔣經國在成立總政治部之初，派趙龍文為海軍的政治部主任。趙龍文到職後，想把下面幾個重要助手換為自己的人，桂永清不准。趙龍文的工作就發展不開，乃向蔣經國訴苦。蔣經國就令趙龍文找桂永清的毛病，由海軍中幾位高級軍官出名，一狀告到蔣中正總統手中。桂永清乃被調任參軍長。到一九五四年，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已在職兩任四年，不擬續任。蔣中正總統本擬以孫立人繼任。但黃埔第一期各同學聯合起來，向蔣中正總統極力推薦桂永清，蔣中正總統乃讓桂永清繼任參謀總長。桂永清到職祇約三個月就死了。謝文說桂永清「因積勞成疾，病歿於任內」。

記得那是八月中旬，我在吃早餐時，看見當地的報紙上登了桂永清的相片，並說他已於昨夜去世。當時我覺得非常意外。因為那時桂永清的健康非常之好。年齡祇五十多歲，何以突然死去呢？乃向有關各方面探詢，都說桂永清是因感冒在家中去世的，沒有人說他是我所猜的急性心臟病去世。更使我莫名其妙。我並且聽說，桂永清死的那一天，日間還去總部辦公，並且去他父母家坐談了一陣。回家之後，他並沒有找醫生，亦沒有準備去醫院就死了，令人訝異。

此後關於桂永清死亡的傳說，慢慢就多起來。較可怪的一項，是與周參謀總長離職前，國防部軍法局局長包啟璜因貪污，已被判定處死，而在桂永清到職後方執行死刑一案有關，到底如何，我無法推斷，祇有讓讀者自己去查判而已。

中外文
庫之二
十五
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平裝參伍拾元
喬 家 才 著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、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著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何峨芳妙計安東莞。胡天秋高風亮節。鄭恩普落髮為僧、郝亞雄十不。張揚明平反冤獄。考城壯士戴日暄。吳玉良與軍中諜報。黃昭明與翁俊明。陳祖康撰黃埔校歌。黃天邁外交英才。總報告專家劉啟瑞。蘇州青年壯士顧偉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膽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。史春森搶運食鹽。梁幹喬打倒史達林。越南華僑張霈芝。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。

全一册平裝參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